宋元學案

水心學案表

葉適 鄭氏門人 徐氏再傳 安定四傳

陳耆卿

王象祖

王汶

丁希亮

方來

周南

吳子良

車若水 別見南湖學案

舒嶽祥

劉莊孫

戴表元 別見深寧學案

林處恭

孫之宏

林居安

趙汝鐸

王植

滕宬

孟猷

孟溥

邵持正

陳昂

祁堯英

趙汝譜

從孫嶸叟

夏庭簡

王大受

鄧傳之

附師曾丰

宋駒

王度

厲仲方

戴栩

孔元忠

父道

袁聘儒

趙汝談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葉紹翁
毛當時
張垓
周端朝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陳埴別爲木鍾學案
陳韡
戴許
蔡仍
吳子良見下貧㕍門

陳亮別爲龍川學案

劉愚——余嶸

項安世

陳景思並見晦翁學案

王綽——九韶

並水心學侶

薛蒙

戴許見上水心門人

蔡仍見上水心門人

王汝見上水心門人

宋元學案卷五十四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水心學案上

祖望謹案水心較止齋又稍晚出其學始同而終異永嘉功利之說至水心始一洗之然水心天資高放言砭古人多過情其自曾子子思而下皆不免不僅如象山之詆伊川也要亦有卓然不經人道者未可以方隅之見棄之乾淳諸老既歿學術之會總爲朱陸二派而水心斷斷其間遂稱鼎足然水心工文故弟子多流于辭章述水心學案

梓材案是卷原本併入永嘉學案自謝山別爲水心學案

鄭氏門人 季節再傳

忠定葉水心先生適

葉適字正則永嘉人擢淳熙五年進士第二授平江節度推官召爲太學正由祕書郎出知蘄州入爲尚書左選郎官贊趙忠定定內禪遷國子司業力求補外趙公貶先生亦降兩官奉祠起爲湖南轉運判官知泉州召入權兵部侍郎丁憂服除權工部侍郎以用兵除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兵罷奪職奉祠凡十三年而卒年七十四諡忠定 梓材案以上係棃洲原本以下則謝山所補也今合爲一傳

開禧用兵之議起以人望召入朝先生當淳熙時屢以大仇未復爲言至是謂韓侂冑曰是未可易言也請先擇瀕淮沿漢數

十州郡半作家計州以萬家為率國家大捐緡錢二千萬為之立廬舍具牛種置器仗耕織之外課習戰射計一州有二萬人勝兵三數年閒家計完實事藝精熟二十萬人聲勢聯合心力齊同敵雖百萬不敢輕撓如其送死則長弓勁矢倚塹以待當是時我不渝約挑彼先動因其際會河南可復既復之後于已得之地更作一重氣壯志彊實力足恃雖無大戰敵自消縮況謀因力運雖大戰亦無難此所謂先為不可勝以待可勝者也侂冑意方銳不聽先生上劄子曰我朝係積弱之後宣和之際以關陝驍悍之卒疑若可以分女真之功而卒不能自是以來京城陷中原失渡江航海莫有能與抗者其後有大儀順昌柘皐之捷始得定和完顏亮自殞始得以敵國並立則紹興隆興

之際疑若可盡用其力以報女眞之仇而卒不敢今欲改弱爲彊作東南幸安之氣爲問罪驟興之舉此至大至重事也誠宜深謀熟慮百前而不慴不宜一卻而不收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或謂敵已衰弱有天變有外患怵輕勇試進之計用麤武直上之策姑開先釁不懼後艱求宣和之所不能爲紹興隆興之所不敢此至險至危事也願陛下先定其論論定而後修實政行實德變弱爲彊誠無難者所謂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以修實政者臣伏覩渡江之後非不欲固守兩淮襄漢而敵人衝突無常勢不暇及既議和則收兵撤戍有定約又不敢謀故淮漢千餘里常蕩然不自保今雖分兵就邊稍圖外向然我既能往彼必能來是時淮漢守備不全倉猝不過移治而專倚大

軍迎敵勝負不可知要必扼江而後止如此則往者未足以係西北之望而來者已足以搖東南之心萬一搖動將何賴焉故臣欲經營瀕淮沿漢諸郡各做家計牢實自守敵雖擁衆而至阻于堅城彼此策應首尾相援藩牆鞏捍堂奧不動然後進取之計可言此所謂實政之一也四處御前大兵國家倚以爲命歲費緡錢數千萬米斛數百萬東南事力盡矣譬如亭子所賴四楹一楹有闕累及三楹無獨全者其閒統副將校人馬器甲營伍隊陳進戰退守必未能一一皆是若所委付果得人尤宜曉夕用心事事理會若其人未當則利害甚多伏惟陛下審之重之此兵幾三十萬未望一可當十十可當百但一人眞有一人之用淮漢能守此兵能戰數年之內制敵有餘此實政之二

也圖此大事莫先人材陛下比年首以大事倡率而在廷之臣和者極寡此未必皆怯懦首鼠不可任責也積安之久素所不習耳聞目見茫然生疏然天下亦非無知意才力願得自效者若淮漢千里果能固守四處大軍果能精練四方之才使之觀事揆策自能習熟易脆腐而爲堅彊勁敵在前行者思奮此實政之三也至于號令賞罰黜虛崇實條目甚煩然總是三者則其餘可次第舉矣所謂行實德者臣竊觀仁宗英宗號極盛之世而不能得志于西北二敵蓋以增兵既多經費困乏寧自屈己不敢病民也王安石大挈利柄封樁之錢所在充滿紹聖元符開拓地進築而斂不及民熙寧舊人矜伐其美然陳瓘議切曾布以爲轉天下之積耗之西邊邦本自此撥矣于是蔡京變

茶鹽法括商賈所得千百萬內窮奢侈外爛兵革宣和之後方臘甫平理傷殘之地則七邑始立燕雲乍復急新邊之用而免夫又興自是以來羽檄交警增取東南之賦遂至八千萬緡多財本以富國財既多而國愈貧加賦本以就事賦既加而事愈散然則英主身濟非常之業豈以財之多少爲拘近者詔書期于名實不欺用度有紀式寬民力永底阜康兩浙鹽丁既盡免矣而國用置司偶當警飭武備之際外人疑將復取臣以爲必不至是參攷內外財賦所入經費所出一切會計而總覈之理固當然然國家之體當先論其所入所入或悖足以殃民則所出非經蠹國審矣今經總制月輸青苗折估等錢雖稍已減損猶患太重和買折帛之類民間至用一半以上輸納貪吏展轉

科折民窮極矣以此自保尚無善後之計况欲規恢宜有大賚之澤伏乞詔國用司詳議何名之賦害民最甚何等横費裁節宜先減所入定所出和氣融浹小民自活實政與實德交修所以能累戰而不屈必勝而無敗也改弱以就强孰大于是蓋先生之意在修邊而不急于開邊整兵而不急于用兵而其要尤在節用減賦以寬民力時以爲迂緩不用但欲借先生之名以草詔先生力辭已而皇甫斌李爽郭倬之徒出淮漢閒俱大敗或不戰潰先生歎曰所謂用兵乃如是乎于是乃出先生安集兩淮先生上狀樞府言濠盱楚廬安豐和揚七郡之民凍餓疾疫而死被敵驅掠而去或散爲盜賊者不論其奔迸求活者尚三十萬家暴露無所歸宿無以處之則地爲棄地而國誰與守

設令歲邊報復急此三十萬家者且盡喪其生春秋戰國之時盡國而守大爲城邑小爲壁壘百里之國皆有邊面南北六朝人在戰地者各有堡塢得自爲家未有如本朝之混然一區無有捍蔽者一旦胡塵猝起星飛雲散莫能自保生聚蕩然故某昨于營度規恢之初謂未須便動且當于邊淮先募弓弩手耕極邊三十里之地西至襄漢東盡楚泗列屋而居使邊面牢實敵人不得踰越今事已無及長淮之險與彼共之唯有因民之欲令其依山阻水自相保聚用其豪傑借其聲勢縻以小職濟其急難春夏散耕秋冬入保大將憑城郭諸使總號令敵雖大入扣城不下攻壁不入然後設伏以誘其進縱兵以擾其歸此謀果定行之有成何畏乎敵于是以先生兼江淮制置措置屯

田初先生之至建康也討論防江事宜諸將各呈故事曰葺治戰艦曰布列岸兵曰栽埋鹿角曰釘設暗樁曰開掘溝塹皆數里而屯計步而守先生深憂之曰恐皆不足賴也夫此數者易耳其如人心已揺敵兵一至皆棄之走誰與力拒已而復傳金人南下淮民渡江億萬所在震動一日有兩騎僞效金裝躍馬江岸皆相傳曰敵至矣渡舟斫纜離岸檣楫失措爭濟者攀舟至覆溺吏持文書至官皆手顫不能出語先生歎曰今竟何如吾乃知建炎之徑渡眞非難事而逆亮之不得濟而殞者幸也乃用門下士滕宬計捐重賞募勇士別渡江北劫其營于石跋定山上下之閒凡十數往返俘馘踵至士氣稍奮人心稍安金人乃解兵去而舟師之在江中者終無尺寸之功也然渡江之

兵終苦無所駐足先生相度形勢謂石跋足以蔽釆石定山足以蔽靖安瓜步足以蔽東陽下蜀西護歷陽東連儀真乃修其故塢收聚居民募兵共守敵若窺江則堡塢足制其後舟師之在江中者不至望風而走雖登岸擊逐亦有援應若攻堡塢則舟師之在江中者以彊弩前救之若舍堡塢而攻和滁等城則堡塢分出其前後以襲逐之且曰此近江第一層耳由此而北豪傑團結山水爲寨者四十有七此時官司之力無緣周遍事稍有緒次第入保可矣是役也不用先生之言以取敗事急而出先生以救之然所營劫寨之策宣司初不敢行先生爲備陳南人唯長于此技且援北魏太武之言以證之彊而後可宣司猶深憂以爲生事先生笑曰敵實不能戰也所以勝我由于此

聞之自爲瓦解耳及行之而金人卒以此去時中朝方急于求和先生以爲不必但請力修堡塢以自固乃徐爲進取之漸而韓侂胄死朝事又一變許及之雷孝友本韓黨也至是畏罪乃反劾先生附會侂胄起兵端幷以此追削辛棄疾諸人官而先生前此封事具在廟堂竟莫能明其本末蓋大臣亦藉此以去君子先生杜門家居絕不自辯也嘗歎息曰女眞崛起梟强據吾太平之土壤已五六十年矣使其復爲天祚盛極將亡他人必出而有之不可畏哉蓋其先見如此修○雲濠案謝山學案劄記先生著有習學記言五十卷水心文集二十八卷拾遺一卷別集十六卷制科進卷九卷外稾六卷荀楊問答

祖望謹案許及之雷孝友之劾先生也當時無以爲然者自方回始據之以詆先生其意特以先生論學有所異同

于朱子遂拾小人之說以毀之宋史亦不復白其誣予續

修學案始別爲立傳而特詳具其事跡以明之

總述講學大旨 因范育序正蒙遂述此篇

道始于堯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

易傳雖有包犧神農黃帝在堯之前而書不載稱若稽古帝

堯而已

命羲和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呂刑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左氏載九詳堯敬天至

矣歷而象之使人事與天行不差若夫以術下神而欲窮天

道之所難知則不許也

次舜濬哲文明温恭允塞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舜之知天不過以器求之日月五星齊則天道合矣

其微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人心至可見執中至易知至易行不言性命子思贊舜始有大知執兩端用中之論孟子尤多皆推稱所及非本文也

次禹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洪範者武王問以天箕子亦對以天故曰不畀鯀洪範九疇乃錫禹洪範九疇明水有逆順也孔子因箕子周公之言故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歎治有興廢也前世以爲龍馬負圖自天而降洛書九疇亦自然之文其說怪誕甚至有先天後天之說今不取

次皐陶訓人德以補天德觀天道以開人治能教天下之多材

自皐陶始

禹以才難得人難知爲憂皐陶言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卿大夫諸侯皆有可任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以人代天典禮賞罰本諸天意禹相與共行之夏商周一遵之

次湯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其言性蓋如此

次伊尹言德惟一又曰終始惟一又曰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湯自言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伊尹自言惟尹躬曁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故以伊尹次之

嗚呼堯舜禹皐陶湯伊尹于道德性命天人之交君臣民庶均有之矣

祖望謹案學統似不應遺傳說

次文王肆戎疾不殄烈假不遐不聞亦式不見亦入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備道盡理如此豈特文王爲然哉固所以成天下之材而使皆有以充乎性全乎命也

案中庸言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夫鳥至于高魚趨于深言文王作人之功也德輶如毛舉輕以明重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言天不可即而文王可象也古人患夫道德之難知而難求也故自允恭克讓以至主善協一皆盡己而無所察于

物也皆有倫而非無聲臭也今顛倒文義指其至妙以示人後世冥惑于性命之理蓋自是始不可謂文王之道固然也

次周公治教並行禮刑兼舉百官衆有司雖名物卑瑣而道德義理皆具自堯舜以來聖賢繼作措于事物其該括演暢皆不得如周公不惟周公而召公與焉遂成一代之治道統歷然如貫聯不可逾越

次孔子周道既壞上世所存皆放失諸子辯士人各為家孔子蒐補遺文墜典詩書禮樂春秋有述無作惟易著彖象

舊傳删詩定書作春秋予考詳始明其不然

然後唐虞三代之道賴以有傳

案論語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而考孔子言仁多于他語豈有

不獲聞者故以爲罕耶

孔子歿或言傳之曾子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子

案孔子自言德行顏淵而下十人無曾子曰參也魯若孔子晚歲獨進曾子或曾子于孔子歿後德加尊行加修獨任孔子之道然無明據又案曾子之學以身爲本容色辭氣之外不暇問于大道多遺略未可謂至又案孔子嘗言中庸之德民鮮能而子思作中庸若以爲遺言則顏閔猶無是告而獨閟其家非是若所自作則高者極高深者極深非上世所傳也然則言孔子傳曾子曾子傳子思必有謬誤

孟子亟稱堯舜禹湯伊尹文王周公所願則孔子聖賢統紀既得之矣養氣知言外明內實文獻禮樂各審所從矣夫謂之傳

者豈必曰授之親而受之的哉世以孟子傳孔子殆或庶幾然開德廣語治驕虛己過涉世疏學者趨新逐奇忽亡本統使道不完而有迹

案孟子言性言命言仁言天皆古人所未及故曰開德廣齊滕大小異而言行王道皆若建瓴故曰語治驕自謂庶人不見諸侯然以彭更言者之後車從者之盛故曰虛己過孔子亦與梁邱據語孟子不與王驩言故曰涉世疏學者不足以知其統而襲其迹則以道爲新說奇論矣

自是而往爭言千載絕學矣易不知何人所作雖曰伏羲畫卦文王重之案周太卜掌三易經卦皆八別皆六十四則畫非伏羲重非文王也又周有司以先君所爲書爲筮占而文王自言

王用享于岐山乎亦非也有易以來筮之辭義不勝多矣周易者知道者所爲而有司所用也孔子爲之著彖象蓋惜其爲他異說所亂故約之中正以明卦爻之指黜異說之妄以示道德之歸其餘文言上下繫說卦諸篇所著之人或在孔子前或在孔子後或與孔子同時習易者彙爲一書後世不深考以爲皆孔子作故彖象揜鬱未振而十翼講誦獨多魏晉而後遂與老莊並行號爲孔老佛學後出其變爲禪喜其說者以爲與孔子不異亦援十翼以自況故又號爲儒釋本朝承平時禪說尤熾豪傑之士有欲修明吾說以勝之者而周張二程出焉自謂出入于老佛甚久已而曰吾道固有之矣故無極太極動靜男女太和參兩形氣聚散絪縕感通有直內無方外不足以入堯舜

之道皆本于十翼以爲此吾所有之道非彼之道也及其啓敎後學于子思孟子之新說奇論皆特發明之大抵欲抑浮屠之鋒鋭而示吾所有之道若此然不悟十翼非孔子作則道之本統尚晦不知夷狄之學本與中國異

案佛在西南數萬里外未嘗以其學求勝于中國其俗無君臣父子安得以人倫義理責之特中國好異者折而從彼蓋禁令不立而然聖賢在上猶反手惡在校是非角勝負哉

而徒以新說奇論闢之則子思孟子之失遂彰范育序正蒙謂此書以六經所未載聖人所不言者與浮屠老子辯豈非以病爲藥而與寇盜設郛郭助之捍禦乎嗚呼道果止于孟子而遂絕邪其果至是而復傳邪孔子曰學而時習之然則不習而已

矣

案浮屠書言識心非曰識此心言見性非曰見此性其滅非斷滅其覺非覺知其所謂道固非吾所有而吾所謂道亦非彼所知也予每患自昔儒者與浮屠辯不越此四端不合之以自同則離之以自異然不知其所謂而彊言之則其失愈大其害愈深矣予欲析言則其詞類浮屠故略發之而已昔列禦寇自言忘其身而能御風又言至誠者入火不爇入水不溺以是爲道大妄矣若浮屠之妄則又何止此其言天地之表六合之外無際無極皆其身所親歷足所親履目習見而耳習聞也以爲世外瓌特廣博之論置之可矣今儒者乃援引大傳天地絪緼通晝夜之道而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子思誠之不可揜孟子大而化聖而不可知而曰吾所有之一道盡若是也譽之者以自同毀之者以自異噫末矣以上謝山補

水心習學記言

舜言精一而不詳伊尹言一德詳矣至孔子于道及學始皆言一以貫之夫行之于身必待施之于人措之于治是一將有時而隱孔子不必待其人與治也道者自古以爲微眇難見學者自古以爲纖悉難統令得其所謂一貫通上下萬變逢原故不必其人之可化不必其治之有立雖極亂大壞絕滅蠹朽之餘而道固常存學固常明不以身歿而遂隱也然予嘗疑孔子既以一貫語曾子直唯而止無所問質若素知之者以其告孟敬子者考之乃有粗細之異貴賤之別未知于一貫之理果合否

曾子又自轉爲忠恕忠以盡己恕以盡人雖曰內外合一而自古聖人經緯天地之妙用固不止于是疑此語未經孔子是正恐亦不可便以爲準也子貢雖分截文章性命自絕于其大者而不敢近孔子丁寧告之使決知此道雖未嘗離學而不在于學其所以識之者一以貫之而已是曾子之易聽反不若子貢之難曉至于近世之學但夸大曾子一貫之說而子貢之所聞者殆置而不言此又予之所不能測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近世以曾子爲親傳孔子之道死復傳之于人在此一章案曾子未後語不及正于孔子以爲曾子自傳其所得之道則可以爲得孔子之道而傳之則不可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傳皆一道孔子以敎其徒而所受各不

同以爲雖不同而皆受之孔子則可以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以一者而曾子獨受而傳之人大不可也孔子嘗告曾子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旣唯之而自以爲忠恕案孔子告顏子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蓋己不必是人不必非克己以盡物可也若動容貌而遠暴慢正顏色而近信出辭氣而遠鄙倍則專以己爲是以人爲非而克與未克歸與不歸皆不可知但以己形物而已且其言謂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而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尊其所貴忽其所賤又與一貫之指不合故曰非得孔子之道而傳之也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以一者非特以身傳也存之于書所以考其德得之于言所以知其心故孔子稱天之未喪斯文爲己之責獨顏淵謂博我以文約我

以禮欲罷不能旣竭吾才餘無見焉夫託孤寄命雖曰必全其節任重道遠可惜止于其身然則繼周之損益爲難知六藝之統紀爲難識故曰非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以一者受而傳之也傳之有無道之大事也世以曾子爲能傳而予以爲不能予豈與曾子辯哉不本諸古人之源流而以淺心狹志自爲窺測者學者之患也

案洪範耳目之官不思而爲聰明自外入以成其內也思曰睿自內出以成其外也故聰入作哲明入作謀睿出作聖貌言亦自內出而成于外古人未有不內外交相成而至于聖賢故堯舜皆備諸德而以聰明爲首孔子告顏淵非禮勿視非禮勿聽學者事也然亦不言思故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又

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季文子三思
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又物之是非邪正終非有定詩云
有物有則子思稱不誠無物而孟子亦自言萬物皆備于我矣
夫古人之耳目安得不官而蔽于物而思有是非邪正心有人
危道微後人安能常官而得之舍四從一是謂不知天之所與
而非天之與此而禁彼也蓋以心爲官出孔子之後以性爲善
自孟子始然後學者盡廢古人之條目而專以心爲宗主致虛
意多實力少測知廣凝耿狹而堯舜以來內外相成之道廢矣
皇極言淫朋比德則民有罪焉下無好德而上之福則不錫焉
王義王路以我爲正而民之情不敢自任焉蓋待于民者已狹
而出于君者民已不可忤矣猶曰未至于虐而已然則夏商之

季俗壞民薄而堯舜禹湯之道已不可復反乎皋陶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箕子之言無乃異是與蓋亦有不得已者與然則成康之後遂爲雜霸不復古人之萬一者其兆見矣九疇于古無見也禹稱九功或者幾近之

儒者爭言古稅法必出于十一又有貢助徹之異而其實不過十一夫以司徒教養其民起居飲食待官而具吉凶生死無不與偕則取之雖或不止于十一固非爲過也後世芻狗百姓不教不養貧富憂樂茫然不知直因其自有而遂取之則孰能止于十一而已不勝其過矣亦豈得爲中正哉况合天下以奉一君地大稅廣上無前代封建之煩下無近世養兵之衆則雖二十而一可也三十而一可也豈得以孟子貉道之言爲斷邪

曲禮中三百餘條人情物理的然不違餘篇如此要切言語可併集爲上下篇使初學者由之而入豈惟初入固當終身守而不畔蓋一言行則有一事之益如鑑覩像不得相離也古人治儀因儀以知事曾子所謂籩豆之事今儀禮所遺與周官戴氏雜記者是也然孔子教顏淵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蓋必欲此身常行于度數折旋之中而曾子告孟敬子乃以爲所貴者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三事而已是則度數折旋皆可忽略而不省有司徒具其文而禮因以廢矣故子以爲一貫之語雖唯而不悟也今世度數折旋既已無復可考則曾子之告孟敬子者宜若可以遵用然必有致于中有格于外使人情事理不相踰越而後其道庶幾可存若他無所用力而惟

三者之求則厚者以株守爲固而薄者以捷出爲僞矣

案經傳諸書往往因事該理多前後斷絕或彼此不相顧而大學自心意及身發明功用至于國家天下貫穿通徹本末全具故程氏指爲學者趨詣簡捷之地近世講習尤詳其閉極有當論者堯典克明峻德而此篇以爲自明其德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條目略皆依倣而云也然此篇以致知格物爲大學之要在誠意正心之先最合審辨樂記言知誘于外好惡無節于內物至而人化知與物皆天理之害也予固以爲非此篇言誠意必先致知則知者心意之師非害也若是則物宜何從以爲物欲而害道宜格而絕之邪以爲物備而助道宜格而通之邪然則物之是非固未可定而雖爲大學之書者亦不能明也

程氏言格物者窮理也案此篇心未正當正意未誠當誠知未至當致而君臣父子之道各有所止是亦入德之門耳未至于能窮理也若窮盡物理矩矱不踰天下國家之道已自無復遺蘊安得意未誠心未正知未至者而先能之詩曰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疑程氏亦非也若以為未能窮理而求窮理則未正之心未誠之意未致之知安能求之又非也然所以若是者正謂為大學之書者自不能明故疑誤後學爾以此知趨詣簡捷之地未易求而徒易惑也案舜入心惟危道心惟微孔子非禮勿視聽言動皆不論有物無物喜怒哀樂之未發非無物發而皆中節非有物三章眞學者趨詣簡捷之地也其他未有繼者今欲以大學之語繼之當由致知為始更不論知以上有物

無物物爲是物爲非格爲絕格爲通也若是則所知靈悟心意端一雖未至于趨詣簡捷之地而身與家國天下之理貫穿通徹比于諸書之言先後斷絕彼此不相顧者功用之相去遠矣坐一物字或絕或通自知不審意迷心誤而身與家國天下之理窒滯而不閡方爲學者之患非予所敢從也以上梨洲原本

百家謹案格物不言先而言在則大學頭腦原始致知格物即知止之義知止即求至善之地故至能慮而後能得也

乾以自彊不息坤以厚德載物屯以經綸蒙以果行育德需以飲食宴樂訟以作事謀始師以容民畜眾小畜以懿文德履以辨上下定民志否以儉德避難同人以類族辨物大有以遏惡

揚善謙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隨以嚮晦入宴息蠱以振民育
德臨以教思無窮容保民无疆賁以明庶政无敢折獄大畜以
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頤以慎言語節飲食大過以獨立不
懼遯世無悶坎以常德行習教事咸以虛受人恆以立不易方
遯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大壯以非禮勿履晉以自昭明德明夷
以涖衆用晦而明家人以言有物而行有恆睽以同而異蹇以
反身修德解以赦過宥罪損以懲忿窒欲益以見善則遷有過
則改夬以施祿及下萃以除戎器戒不虞升以順德積小以高
大困以致命遂志井以勞民勸相革以治歷明時鼎以正位凝
命震以恐懼修省艮以思不出其位漸以居賢德善俗歸妹以
永終知敝豐以折獄致刑旅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巽以申命

行事兌以朋友講習節以制度數議德行中孚以議獄緩死小過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既濟以思患豫防未濟以愼辨物居方皆因是象用是德修身應事致治消患之正條目也孔子與弟子分別君子小人甚詳而正條目于易乃著明之又當于其閒擇其尤簡直切近者

祖望謹案水心所引五十四條而曰先王曰后曰大人者皆不豫焉

近世有求端用力之說夫力則當用而端無事于他求也求諸此足矣

祖望謹案水心又曰顏曾而下訖于思孟所名義理千端萬緒然皆不若易象之示人簡而切確而易行

班固言孔子爲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于論語無所見然彖象辭意勁厲截然著明正與論語相出入其爲孔氏作無疑至所謂上下繫文言序卦文義複重淺深失中與彖象異而亦附之孔氏者妄也

大傳依于神以夸其表耀于文以逞其流于易道出入而已

自堯舜至文武君臣相與造治成德離不爲疏以致敗亦無依密以成功者君臣不密此論雜霸戰國之事可也去帝王遠矣

祖望謹案此論最是

易以彖釋卦皆即其畫之剛柔逆順往來之情以明其吉凶得失之故無所謂无思无爲寂然不動不疾不行之說予嘗患浮屠氏之學至中國而中國之人皆以其意立言非其學能與中

國相亂而中國之人實自亂之今傳之言易如此何以責夫異
端

天一地二一節此言陰陽奇耦可也以爲五行生成非也其曰
天生而地成是又傳之所無而學者以異說佐之

孔子彖辭無所謂太極者不知傳何以稱之自老聃爲虛無之
祖然猶不敢放言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而已莊列
始妄爲名字不勝其多故有太始太素茫昧廣遠之說傳易者
將以本原聖人扶立世教而亦爲太極以駭異後學後學鼓而
從之失其會歸而道日以離矣

崇高莫大乎富貴是以富貴爲主至權與道德並稱詩書何嘗
有此義從之則不足以成道德而終至于滅道德比曰先王以

建萬國親諸侯大有曰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然則崇高富貴必如是而後可不然其敝至于秦漢矣

祖望謹案車玉峰謂水心此言太過予謂水心以富貴必由道德而成其崇高亦自有義

既謂包犧始作八卦神農堯舜續而成之又謂易興于中古當殷之末世其衰世之意是不能必其時皆以意言之

序卦最淺鄙

書自典謨始此古聖賢所擇非孔氏加損其閒書序舊史所述非孔子作

虞夏商書之言德必自厚而民服箕子敘三德乃視世厚薄而稱吾德以乂之非古人意也古者戒人君自作福威玉食必也

克己以惠下敬身以敦俗況于人臣尙安有作福威玉食者箕子之言得非商之末世權彊陵上之俗已成紂雖肆其梟而威柄已失故其言如此然而武周亦未嘗用也秦漢乃卒用之皇極雖多立善意以待其臣然纂偏己扇虛僞己張廉恥己喪欲救于末流甚難非大刑弗治非峻防必踰君德日衰臣節日壞是時帝王之道非降爲刑名法術不止悲夫

武王卽以商封武庚不私其地德過于湯矣武庚弗從而滅周公無所寄之然後以次分封而同姓多焉後世謂犬牙相制爲磐石宗若自守其天下者非本旨也

商之貴家舊族終頑不率周公方爲之營洛遷以自近而化誨之召公又戒成王疾敬德蓋與禹益同意不隨世變而遷惟聖

賢能之

君薨世子不言委政冢宰免喪而後卽阼古人之達禮也成王當彌留之際被冕憑几以其子託諸臣召公及羣公洊恤致文而奉之康王又使康王報誥之何忽以位爲重而爲是衰末之舉與嗚呼紂武庚之時變故煩矣管蔡流言成王疑慮道將喪矣周召恐懼師保協心卒能復成王于德于是疾病矣洮頮自力大延羣臣還以周召訓己者而訓之是可爲難矣是故召畢變禮傳命于康儀物粲然四方風動爲斯道之所在也位何足言哉

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成王知所以命君陳矣然而人材日陋世變日下皆依勢倚法之類也

成康再世皆以商民爲畏非畏其頑畏吾不能化也越三紀而後化俟之以道不以刑也觀畢命而成康之道備矣

詩三百皆史官先所采定也不因孔子而後删

詩不當以正變分要以歸于正

七月之詩以家計通國服以民力爲君奉自後世言之不過日用之纖事非人紀之大倫也而周公直以爲王業此論治道者所當深體也洪範曰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無逸曰先知稼穡之艱難古人未有不先知稼穡而能君其民以使協其居者此詩乃無逸之義疏協居之條目也後世棄而不講其講之者亦自笑其迂淺而無用乃以勢力威力爲君道以刑政末作爲治體漢之文宣唐之太宗雖號賢君其實去桀紂尚無幾可不

懼哉

祖望謹案末句似已甚然要異乎同甫矣

厲王後天下不復有號令宣王詠歌皆封建征伐蒐狩宮室之事其一時作起觀聽赫然固臣子所喜至于恩深澤厚本根有託敬保元子綢繆室居則未可謂知文武成康之意也故不幸一傳而壞讀詩者徒樂其辭而不察其事則治道失之遠矣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言照物之遠不在危地也然而必也死生禍福不入其心自班固以明哲少史遷而後世相傳轉爲自安之術殆于誣德矣

孔子之先非無達人六經大義源深流遠取舍予奪要有所承使皆蕪廢訛雜則仲尼將安取斯今盡捹前聞一歸孔氏後世

所以尊孔氏者固已至矣推孔子之所以承先聖者則未爲得也當孔子時魯衛舊家往往變壞孔子于時力足以正之使復其舊而已非謂盡取而紛更之也後世賴孔子是正之力得以垂于無窮而謂凡孔子以前皆其去取蓋失之故曰詩書不因孔氏而後刪

周官言道則兼藝貴自國子弟賤及民庶皆教之其言儒以道得民至德以爲道本最爲要切而未嘗言其所以爲道者雖書堯舜時亦已言道及孔子言道尤著明然終不的言明道是何物豈古人所謂道者上下皆通知之但患所行不至耶老聃本周史官而其書盡遺萬事而特言道凡其形貌眹兆眇忽微妙無不悉具予疑非聃所著或隱者之辭也而易傳及子思孟子

亦爭言道皆定爲某物故後世之于道始有異說而又益以莊列西方之學愈乖離矣今且當以周禮二言爲證庶學者無畔援之患而不失古人之統

祖望謹案此永嘉以經制言學之大旨

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而宗伯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是則民僞者天之屬也民情者地之屬也僞者動作文爲辭讓度數之辨也情者耳目口鼻四肢之節也子產言人生始化曰魄陽曰魂而儒者因謂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易傳又謂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故後世皆以魂知爲陽體魄爲陰然以宗伯之言考之則魂知者固陰德也體魄固陽德也僞不可見而

能匿情故爲陰情可見而能滅僞故爲陽禮樂兼防而中和兼得則性正而身安此古人之微言篤論也若後世之師者教人抑情以徇僞禮不能中樂不能和則性枉而身病矣

祖望謹案此節說得有病

檀弓膚率于義禮而審縮于文辭

孔子時聖人之力倘能合一以接唐虞夏商之統故所述皆四代之舊至孟子時所欲行于當世與孔子已稍異不惟孟子雖孔子復出亦不得同矣然則治後世之天下而求無失于古人之意蓋必有說非區區陳迹所能干也

以曾子問禮及雜記諸禮與儀禮考之益知其所謂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者蓋曾子之所厭而不講也雖然籩豆數也數所以

出義也古稱孔子與其徒未嘗不習禮雖逆旅芟舍不忘是時禮文猶班班然行于上下習者將棄之矣貫而爲一孔子之所守也執精略麤得末失本皆其所懼也

大小行人司儀所以親待諸侯邦國之禮周衰惟管仲知之故其言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于諸侯孔子謂管仲身不由禮則禮不能行于天下故謂之小器

孟子考之不詳因亦幷廢管仲

諸侯之國前代相因周之特封者齊晉魯衛陳蔡宋鄭皆自五百里以下謂必百里者妄說也

祖望謹案水心欲主張周禮以非孟子

觀經解所言當時讀書之人其陋已如此固難以責後人也然

自周召既亡大道蓋析六藝之文惟孔子能盡得其意使上世聖賢之統可合曰子思孟子猶有所憾則經解所言亦其常情但後學緣此墮處不少

禮非玉帛所云而終不可以離玉帛樂非鐘鼓所云而終不可以舍鐘鼓仲尼燕居乃以几筵升降酌獻酬酢不必謂之禮而以言而履之爲禮以綴兆羽籥鐘鼓不必謂之樂而以行而樂之爲樂是則離玉帛舍鐘鼓而寄之以禮樂之虛名天下無復禮樂矣

書稱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卽天命之謂性也然可以言降衷而不可以言天命蓋物與人生于天地之閒同謂之命若降衷則人固獨得之矣降命而人獨受則遺物若與物同受命則物

何以不能率而人能率之哉書又稱若有恆性卽率性之謂道也然可以言若有恆性而不可以言率性蓋已受其衷矣故能得其當然者若人而有恆則可以爲性若比受于命不可知其當然也而以意之所謂當然者率之則道離于性而非率也書又稱克綏厥猷惟后卽修道之謂敎也然可以言綏而不可以言修蓋民若其恆性而君能綏之無加損焉爾修則有所損益而道非其眞則敎者彊民以從己矣

祖望謹案水心于中庸首章極稱之而不滿于此三句

愼獨爲入德之方

書稱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道之統紀體用卓然百聖所同而中庸顯示開明尤爲精的蓋于未發之際能

見其未發則道心可以常存而不微于將發之際能使其發而皆中節則人心可以常行而不危不微不危則中和之道致于我而天地萬物之理遂于彼矣自舜禹孔顏相授最切其後惟此言能繼之

師之過商之不及皆知者賢者也其有過不及者質之偏學之不能化也若夫愚不肖則安取道之不明與不行豈愚不肖致之哉今將號于天下曰知者過愚者不及是以道不行賢者過不肖者不及是以道不明然則欲道之行與明必處知愚賢不肖之朋邪任道者賢知之責也安其質而流于偏故道廢盡其性而歸于中故道與愚不肖何為哉

祖望謹案此說是

飲食知味自爲一章猶足以敎世若繫之此下是以賢知愚不肖同爲不知味者害尤大矣

漢人雖稱中庸子思所著今以其書考之疑不專出子思

素貧賤行乎貧賤可也素富貴行乎富貴不可也在下位不援上可也在上位止于不陵下未盡其義也

知致而意誠者不期誠而誠也意誠而心正者不期正而正也

祖望謹案此說亦未盡蓋割截分段固非而此說則太直

所謂大學者以其學而大成異于小學處可以修身出可以治國平天下也然其書開截箋解彼此不相顧而貫穿通徹之義終不明學者又章分句斷名爲習大學而實未離于小學可惜也

紀侯見滅公羊以爲百世可以復讎妄也孰如其言哀公雖紀侯所譖而周所誅是幷讎周也春秋又從而賢之乎

管仲伏信秉禮然以成其利心于是諸生又別爲陰謀之書申商韓非之術並興

琴張宗魯事知孔子所爲明道教人非止性分上工夫惟顏閔二冉爲所同外此雖曾子知道亦未能盡其義子路之流不論也

祖望謹案未必盡然琴張事正從性分來

齊桓管仲但爲情欲不制無正心誠意修身齊家之功喜怒用師無不殄厥慍不隕厥問之德至于貪土地自封殖行詐謀逞威虐如晉文者蓋皆無之宜孔子以爲正而不譎如其仁也

驩兜等雖姦慝害政然其不肖何至如季文子所言乃汙堯躬居大位而不能去蓋傳習之誤

投袂而起屨及于窒皇劍及于寢門之外車及于蒲胥之市遂圍宋古今未有此比是其國無一日不在兵其兵無一日不可出也民之窮于戰鬬可知矣然不亡而卒以霸蓋自是以後世道當別論前志不復可接續也

喜怒以類者鮮庶幾哉不遷怒之學矣

分誘後世所稱以爲美然以僞爲德世道愈失

赤舄几几聖人之道也臨深履薄賢者之事也

穆姜所稱四德古人說易有此論其義狹不足以當乾孔子推明其義乃乾德也

尹公佗事考之左傳知有友而不知有君戰國所爲仁義多如此孟子不暇辨也

子罕抶築者不受德與郤克分謗意同義異葢自君言之則當先君後民自民言之則當先公後私理各有所正也

世祿不在不朽之數然古亦未有無功德而世其祿者學者要當德義爲無挾而存耳

晏子不亡不死不歸不從崔慶歛從容去就之際然要爲有走作處而亦不足以阻折亂臣賊子之姦心

蘧伯玉不聞君出敢聞其入二語古人于事變之際少干涉不惟功名之心薄誠恐雅道自此而壞後世則不然

子產相鄭若止是施政于民亦非難事大要國體不立如既壞

之室扶東補西欲加修治使之完美自立固非舊之可因亦非新之可革裁量張弛不用一法其曲折甚難故有思始成終如農有畔之論

鄭作丘賦當由人多于地若無故重斂亦子產所不爲也然君子以變古爲難須更有商量子產未免矜才一向做下

鄭鑄刑書子產于扶補頹壞之中必欲翦裁比次自令新美做到變古處先王之政遂不可復治道固不能不與時遷移然亦有清靜寧民可以坐消四國之患使古意自存者而爲是紛紛此老卅所以有感于周之末造且欲并廢其初也

以晏子荅齊侯問疾及梁丘據和同二義考之古之聽言者要是自己切近處易有所覺故進言者苟有動悟則于政事反之

不難後世人主本身去義理甚遠人臣止能就事開說至其身通則不復敢斷還執使于事有所正而其效固已薄矣晏子所陳猶是援證始末孔子但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簡淡無執捉處景公便深省解然則非獨晏子能言之功也蓋春秋以前據君位利勢者與戰國秦漢以後不同君臣之開差不甚遠無隆尊絕卑之異其身之喜怒哀樂尚可反求故也不然則孟子非不教人以格君心之非後世用之其驗殊少反被迂拙之誚曾不如就事開說者猶能得其一二也嗚呼君德不同若此欲盡爲臣之義豈易言哉

成鱄說文王詩與馬鄭何遠所謂經生陋儒非獨秦火後有之也

吳始用子胥之謀孟子謂服上刑者此之類也

夫差處內事外輕用民力亡形已成子胥不知救正其本而急于滅越以求霸使越可滅不二十年要亦不免于亡

宣王不藉千畝而料民戰國之風氣已開吉甫方召之徒自相歌誦得非新進驟起以旦夕成功舊人前輩所不與耶故太子晉以與幽厲同稱學者所當知

齊語載管仲相齊細考多不合

四民未有不以世至于烝進髦士則古人蓋曰無類雖工商不敢絕也

諸侯之爲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晉人所言春秋也敎之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懼其心楚人所言春秋也

然則晉乘楚檮杌當時戰國妄立名字

古之人君不能從諫其諫者不加怒也

祖望謹案渙冶則以此死亦未必盡然水心特以之勉後之君耳

左史倚相舉衛武公語當是時未有生老病死入士大夫之心不以聰明寄之佛老爲善者有全力故多成材凡人壯不自定老而自逸是末世人材也

孟子曰仁則榮又曰仁者宜在高位高榮仁之報也而不能必高與榮必高是不可下也必榮是不可枯也是以利誘人使爲仁也仁始病矣

祖望謹案孟子特以誘人爲仁然水心論卻極正

國語非左氏所爲

志學至從心所爲限節者非所以爲進德之序疑非孔子之言由後世言之祖習訓故淺陋相承者學而不思之類也穿穴性命空虛自喜者思而不學之類也士不越此二途

體孔子之言仁要須有用力處克己復禮爲仁由己其具體也出門如賓使民如祭其操術也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又術之降殺者常以此用力而一息一食無不在仁庶可矣

見其過而內自訟足以入德矣人能見其善而內自譽耳

不遷怒不貳過以是爲顏子之所獨能而凡孔氏之門皆輕愠頻復之流與是孔子誣天下以無人也蓋置身于喜怒是非之外者始可以言好學而一世之人常區區乎求免于喜怒是非

之內而不獲如搰泥而揚其波也嗚呼必若是則惟顏子耳
天下之事變雖無窮天下之義理固有止故後世患不能述而無所為作也信而好古所以能述也今之學者不述乎孔子而述其所述不信乎孔子而信其所信則道終以不明

徙義猶遷怒也義則必徙以就之怒則不遷以就之其機一也

儒者不老于德而徇于學則以其學為道之病

言勇至不懼而止子路之勇可以言無懼矣然必兼仁與知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雖伊呂不能易不然則以獨勇為子路之不得其死矣

疏水曲肱浮雲富貴之說詩書所未有蓋是時道德在上而不在下也

祖望謹案書則無之詩則已有之矣

百聖之歸非心之同者不能會衆言之長非知之至者不能識故孔子教人以多聞多見而識之又著于大畜之象

禮教至周而大備道盛仁熟之士固已揖讓周旋其中初德偏善亦皆有所依據外不失人內不失己故孔子深惜禮之廢而欲其復行也恭愼勇直得于天者非不美然有禮則以其質成無禮則以其質壞人非下愚未有無可成之質使皆一于禮則病盡而材全

克復爲仁舉全體以告顏淵也孔子未嘗以全體示人非吝之也未有能受之者也顏淵曷爲能受之能問其目故也全體因目而後明

世謂孔子語曾子一貫曾子唯之不復重問以爲心悟神領不在口耳豈有是哉一貫之指因子貢而益明因曾子而大迷孟子出而說齊梁之君幾得政于齊問答十數章大抵逆來順往無問其所從必得吾之所以言而後止故孟子自謂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間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夫指心術之公私于一二語之近而能判王霸之是非于千百世之遠迷復得路渙然昭蘇宜若不待堯舜禹湯而可以致唐虞三代之治矣嘗是時去孔子雖止百餘年然齊韓趙魏皆已改物魯衞舊俗淪壞不反天下盡變不啻如夷狄孟子亦不暇顧但言以齊王由反手也若宣王果因孟子得警發豈遂破長夜之幽昏哉舜禹克艱伊

尹一德周公無逸聖賢常道怵惕兢畏不若是之易言也自孟子一新機括後之儒者無不益加討論而格心之功既終不驗反手之治亦復難興可爲孔歎

堯舜君道也孔子難言之其推以與天下共而以行之疾徐先後喻之明非不可爲者自孟子始也

周衰天下之風俗漸壞齊晉以盟會相統帥及田氏六卿吞滅非復成周之舊遂大壞而不可收戎夷之橫猾不是過也當時往往以爲人性自應如此告子謂性猶杞柳義猶桮棬猶是言其可以矯揉而善尚不爲惡性者而孟子并非之直言人性無不善不幸失其所養使至于此牧民者之罪民非有罪也以此接堯舜禹湯之統雖論者或以爲有善有不善或以爲無善無

不善或直以爲惡而人性之至善未嘗不隱然見于搏噬殄奪之中此孟子之功所以能使帝王之道幾絶復續不以毫釐秒忽之未備爲限斷也予嘗疑湯若有恆性伊尹習與性成孔子性近習遠乃言性之正非僅善字所能宏通後世學者既不親履孟子之時莫得其所以言之要小則無見善之效大則無作聖之功所謂性者姑以備論習之一焉而已

許行言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雖非中道比于刻薄之政不有　乎孟子力陳堯舜禹稷所以經營天下至謂其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詞氣峻截不可嬰拂使見老子至治之俗民各甘其食美其服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之語又當如何

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疑皆執德之偏

孔子但言伯夷求仁得仁餓死于首陽之下而孟子乃言其不可與鄉人處則無故而迫切已甚伊尹果自任以天下之重而無亂亡之擇則曷爲不度其君案書伊尹去亳適夏武王觀政之比而傳者以爲五就孔子言柳下惠止于不枉道不去父母之邦而孟子遂以爲與鄉人處不忍去則誣辱已甚夫孟子之稱伊尹不幾于所謂狂伯夷不幾于所謂狷而柳下惠疑若鄉原然者疑亦未精也

二戴記孔子從老聃事禮家儒者所傳也司馬遷記孔子見老聃歎其猶龍關尹彊之著書與莊子合是爲黃老者借孔子以

重其師之詞也使聃果爲周藏史嘗教孔子以故記雖心所不然而欲自明其說則今所著者豈無緒言一二辨晰于其間而故爲巖居川游素隱特出之語何耶然則教孔子者必非著書之老子而爲此書者必非禮家所謂老聃妄人訛而合之耳自伏羲以來漸有文字三墳五典今不傳大抵多言變化惝恍非世教所用非人心所安故堯舜禹臯以至周孔損削弗稱雲濠案習學記言此下有管子倘權謀子華子言仁義其人老子並時或相先後亦皆與道德之意相首尾數語應補入老子之學固昔人之常至其能盡去謬悠不經之談而精于事物之情僞執其機要以御時變則他人之書固莫能及蓋老子雖爲虛無之宗而皆有定理可驗遠不過有無之變近不過好惡之情而其術備矣其徒列禦寇莊周祖述之上推天地之初下極人

物之化其言下里夷貊如太始太素青寧程馬于其指歸終不能識上則瀆天下則欺人

凡人心實而腹虛骨弱而志彊其有欲于物者勢也能使反之則其無欲于物者亦勢也聖人知天下之所欲而順道節文之使至于治而老氏以爲抑遏泯絕之使不至于亂

予固謂老子之言有定理可驗至于私其道以自喜而于言天地則多失之古人言天地之道莫詳于易即其運行交接之著明者自晝而推逆順取之其察至于能見天地之心而其繇亦能通吉凶之變後世共由不可改也今老子徒以孤意妄爲窺測而其說輒累變不同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夫天地以大用付陰陽陰陽成四時殺此生彼豈天地有不仁哉曰玄牝

之門是爲天地根則是不以乾統天而天之行非健也曰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天地尙不能久而況人乎夫飄風驟雨非天地之意也陵肆發達起于二氣之爭至于過甚亦有天地所不能止者矣然君子之象爲振民育德赦過宥罪而區區血氣之鬬何敢擬于其閒蓋老子以人事言天而其不倫如此夫有天地與人而道行焉未知其孰先後也老子私其道以自喜故曰先天地生又曰天法道又曰天得一以淸不稽于古聖賢以道言天而其慢侮如此及其以天道言人事則又忘之曰天道其猶張弓則是天常以機示物而未嘗法道之虛一無爲也然則從古聖賢者畏天敬天而從老子者疑天慢天其不可也必矣

案易勞謙君子有終而萬民服蓋以功與人而己不居焉老子保此道者不欲盈自爲而已

蓋老子之微言纔十數章其有見于道者以盈爲冲以有爲無以柔爲剛以弱爲强而已然謂堯舜三代之聖人皆不知出此也遂欲盡廢之而以其說行天下嗚呼使其爲藏史之老聃則執異學以亂王道罪不勝誅矣使其非聃而處士山人乘王道衰闕之際妄作而不可述奇言而無所考學者放而絕之可也柰何俛首以聽或者又助之持矛焉然則學而不盡其統與不學同

子華子太初實生三氣曰始曰元曰玄其言如此異哉蓋古之言道三墳八索舊所聞記往往皆然故問者有風輪誰轉三三

六六讖究讖使之語明其爲常所傳習也案浮屠在異域而風水諸輪相與執持上至有頂其說九怪洪範九疇箕子言天所錫一爲五行即是書所謂上炎下注者然易言坎離未嘗如是書所謂獨幹中氣生生萬物新新不窮者經籍乖異無所統一轉相誕惑而不能正後世學者幸六經已明五行八卦品列純備道之會宗可以日用而無疑矣奈何反爲太極無極動靜男女淸虛一大轉相夸授自貽蔽蒙皆由于大傳文言諸雜說之亂易是以學者紛紛至此

祖望謹案陳振孫深以水心之篤信子華子爲誚水心亦自嘗云子華子書甚古而文與今人近則固疑之矣此乃其第一條亦言其駁而終不以爲僞則蔽也

家語載季氏用田賦詳于左氏因歎唐人自天寶一時倉猝不知以田養兵而以稅養兵流害相承至今日

國策忠臣令誅在下譽在上大臣得譽非國家之美君臣相忌之勢至是始成古今固無人臣自賢以貶其君而可以致治然亦無自毀以成其君而可以不亂者夏禹有訓君臣克艱而已

談客妄論能使人心術下移

范臺舉觴魯君擇言四事自伯禽以來惟僖公稱賢猶未能及此言也魯方百里者五其君之賢如此而不能與其國豈流傳之誤邪抑偪側于彊彊之閒而不足自立邪

唐雎言人有德于我不可忘吾有德于人不可不忘此固人之常心當然進而至于不矜不伐德之成者也

論世有三三代以上道德仁義人心之所止也春秋以來人心漸失然猶有義理之餘至于戰國人心無復存矣先物而流造勢爲傾縣絶以出知巧架漏以成事機皆背心離性而行者也故其禍至于使天下盡亡而後已自漢及今學者復求于人心之所止則有道矣然其質者不能論世觀變則常患于不知其浮者不能順德軌行則挽而從之矣故有以戰國策爲奇書者義黃爲文字之始而孔子斷自堯舜蓋亦不起自孔子也禹皋共明治道祖述舊聞其時去黃顓不遠所稱道德廣大皆獨曰堯舜未有上及其先者豈夸禰而忘祖哉以爲神靈不常非人道之始闕不敢論非掩之也故稽古而陳之君止堯舜臣止禹臯陶而羲黃后牧之倫不與焉史遷未造聖人之深旨特于百

家雜亂之中取其雅馴者而著之然既數千年所言不可信審

矣

項籍學書不成學劍又不成學兵法上世教法盡廢而亡命草

野之人出爲雄彊

明于道者有是非而無今古至學之則不然不深于古無以見

後不監于後無以明前古今並策道可復興聖人之志也卓然

謂王政可行者孟子也曉然見後世可爲者荀卿也然言之易

者行之難不可不審也

天官書星文占驗家所存方術所眩晏子子產之所不道

書懋遷有無化居周譏而不征春秋通商惠工皆以國家之力

扶持商賈流通貨幣故子產拒韓宣子一環不與漢高帝始行

困辱商人之策至武帝始有算船告緡之令極于平準取天下百貨自居之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後治化興抑末厚本非正論也果出于厚本而抑末雖偏尙有義若奪之以自利何名爲抑

周人崇尙報應史遷所稱唐虞之際有功德臣十一人而陳氏篡盜亦曰舜所致則是不復論天德也孔孟之論曰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則雖勢位消歇而道德自存遷所未知

王莽時通知鍾律者所言聲數度量權衡無不傳合于易又傳伶倫定律本物皆由律起妄矣自司馬遷言六律爲萬事根本漢人之論因之書言同律度量衡古亦以律度數同爲一物未嘗言皆由律起而孔子贊易無以八卦合度量權衡之文羲和之法不可見司馬遷造律始以律之龠起劉歆又推春秋與易

參合爲一書案堯舜時易道未備三代以前未有春秋古歷法蓋不起于律易亦不兼歷數以今逆古皆無用之虛詞人主以有德王無德亡至騶衍妄造五德勝克孔孟之徒未嘗言也

陰陽之精本在地而上發于天後世天文術家固未有能言此者然聖人敬天而不責畏天而不求天自有天道人自有人道歷象璇璣順天行以授人使不異而已若不盡人道而求備于天以齊之必如影之象形響之應聲求天甚詳責天愈急而人道盡廢矣

經星之傳遠自堯舜其時諸侯尤多而星吉凶所不主占驗家固無其文也左氏載禍福其後始爭以意推之天文地理人道

本皆人之所以自命其是非得失吉凶禍福要當反之于身若夫星文之多氣候之雜天不以命于人而人皆以自命者求天曰天有是命則人有是事此古聖賢所不道

劉向爲五行傳歸于鞩切當世然洪範之說由此隳裂

箕子陳洪範曰天所以錫禹今尋典謨不載被錫之由若禹不自言所得于先而箕子獨明其所傳于後以是爲三代之祕文此後世學者之虛論也禹以六府三事爲九功戒之董之六府卽五行三事則庶政羣事也戒之董之福極之分也九功九疇名異而實同也禹言略箕言詳天之所錫非有甚異不可知蓋勑武王修禹舊法乃學者以爲祕傳迷妄臆測相與串習以吾一身視聽言貌之正否而驗之于外物則雨暘寒燠皆爲之應

任人之責而當天之心出治之效無大于此今必一一配合牽引己事往證分剔附著而使洪範經世之成法降爲災異陰陽之書可爲痛哭

漢武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仲舒前以災異禁之後以勉彊聞之所禁者爲難信無用之迂說所開者爲可喜旋至之立效則堯舜禹湯之所爲兢惕畏慎者終于不存而唐虞商周之所以歆羨矜侈者四面而至矣是于武帝之病方將豢而深之豈能治哉

以樂論治可也求治而以樂爲先鐘鼓管絃之存何救于德之敗乎而仲舒亦以樂爲先躬行之實廢矣又終于祥瑞尤躬行者之諱也

漢武動民于干戈習俗于姦詐仲舒雖能泛然諷導其外未能戚然救止其內

居君子位爲庶人行誠後世通患然師友議論以此自責則可以此教人主責士大夫則不可蓋人主當化小人以有恥不當疑君子以無恥也疑君子以無恥則人才掃地不可振矣

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初看極好細看全疏闊古人以利與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義光明既無功利則道義乃無用之虛語耳

凡正言之理無不具而隱顯上下交相明者古人所以爲經也旁言之必酌于理使是非得失有所考者後人所以爲文也若夫窮思殫詞以無爲有自處于妄而後反之正此違于經而謬

于文上林大人諸賦是也

漢世以術數操縱爲吏趙廣漢尤爲民所稱彊家巨姓盜奪縱橫自古皆有必待有以勝之而後能使小民得職則周公敎康叔成王命君陳皆無用矣若後世吏術不明妄以廉明自許但欲其下重足斂跡而善惡顚倒者又廣漢之徒所不爲

王嘉有云愼己之所獨向察衆人之所共疑可謂名言

光武明帝以儒學飾吏事心誠好之而本質克治不盡其臣佐才有所止未能廸德過不專在人主也

鄭玄雖曰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蕪刊改漏失然不過能折衷衆俗儒之是非耳何曾望見聖賢藩牆

鍾離意疏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鹿鳴之詩必言燕樂者以

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有味哉其言之也推其所行措之三代不難

古之人才必在分限之內上自禹稷下至方召能成天地不及之功然未有踰分越限者雖春秋時尚然及蘇張資揣摩之學韓彭起飄揚之思張騫陳湯鑿空外國乃有分外人材而班超以三十六人開西域其後愈呼分內者枯竭不繼如濟水之絕分外者誕漫不酎如幻人之奏俱無用矣

樂恢諸杜安干人主以窺踰孟子所謂能斷穿窬者也孟子以後至西漢末有達此理者西漢末節士始漸知之王良之友所謂屑屑不憚煩所以成東漢之俗

仲長統二詩放棄規檢以適己情自是風雅壞而建安黃初之

體出

崔寔政論絕無義其大意不過病季世寬弛欲以威刑肅之不知亂亡之證不在此

黃叔度爲後世顏子觀孔子所以許顏子者皆言其學不專以質漢人不知學而叔度以質爲道遂使老莊之說與孔顏並行以善形惡自是義理中偏側之累故孟子謂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東漢儒者欲以不平之意加于嚴法之上以勝天下之不肖宜其累發而累挫也

吳祐延篤進不求名自行其志凡人所願于世者能淡薄而以厚自處則寡怨而遠罪矣如祐與篤未嘗不正其言行而卒免于亂世率是道也

黨錮之禍實由太學蓋是時諸生三萬餘矣唐虞三代之爲學其君皆聖賢以身所行與士相長取材任官又與相治後世不然如賈董之流尚不知人主當自化而徒欲立學以化人如明帝始終以學爲重然褊察無宏裕之益其意謂不遷怒不貳過惟用之諸生而已此知勸學而不知明義之過也況翟酺左雄止要蓋千百間好屋使四方遊士自來自去于人主好尚國家教養了無干涉師門徒者邇陋習希辟召者養虛聲賢否相蒙名實相冒激成大難皆太學爲之至鴻都以詞賦小技掩蓋經術不遑超利者爭從之士心益蠹而漢亡矣羣聚天下學者使之極盛而人主庸騃視爲贅疣身外之物其勢固必至此故予以爲羣萃州處非管仲語若人主不自爲學徒設學以教之欣

厭不同忿心欻起小則爲然明之毀大則爲東漢之禁

彭城王據璽書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古人垂誥乃至于此常慮所以累德者而去之則德明矣開心所以爲塞者而通之則心爽矣愼行所以爲尤者而修之則行全矣此作詔者非能解釋義理而言與之合

和洽言古之大敎在通人情所謂不以格物者也又言勉而行之必有疲瘁疲瘁二字深得其要故古人以利和義不以義抑利

末世所謂度內者皆愚儒所謂度外者皆羣不逞安得度內而非愚度外而非不逞者

魏明帝不能從楊阜高堂隆之諫節減宮室而欲傳蘇林秦靜

之業課試學者綴其實而急其華漢武帝誤之也

享國久近在其人之心量廣狹孫權殘民以逞故身死而不振

司馬德操謂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自末世揣時變者負算略語世事者極縱橫而儒生稽古以俗士廢焉德操所謂俊傑幸有亮在然猶未免于縱橫法正之流勿數可也

諸葛亮龐統以詐取劉璋所謂識時務者歟如此俊傑比之古人更當吉劊以爲明德

諸葛亮曰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嬴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此所以能服一世也然以上當更有事

司馬徽采桑樹上坐龐統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微行懿筐之朋

乃有王霸之略足以樂而忘憂貧賤誠不能為士累也

晉永寧元年自正月至閏月五星互經天當是時天下之亂因大然左傳叔輿既占齊魯宋事無不驗又言君失問吉凶由人蓋先王舊學天不勝人叔輿尙有聞也然自此占驗終勝而人道不立故予以為五星互經天雖變異最大苟人道有以消復猶不當豫占也

上古君臣之職君之所得為必以命于相相之所得為必以歸于君此古今通義也舜以股肱耳目命禹禹復戒舜而終以明良之歌老其大意似舜盡欲以其職委禹禹戒以亦自聽覽無專畀臣下安于縱逸也然皋陶以為元首叢脞股肱惰萬事墮則是君終不當自為也請郭君勸齊宣王五官之政日聽數覽

既而厭之靖郭君由是得專齊權夫六卿各自以職倡九牧相猶無所司而況于君收五官而自任已不能久又以與人君相之職兼失矣始皇程書決事蓋不足論漢高惠事盡出蕭曹文景雖稍自親然陳平猶謂有主者則是時公卿各自分職丞相至欲斬鄧通鼂錯尚循古義也孝武初年更用一項文士中外相應以分外朝之勢及趙禹張湯更進宰相束手自是君相之職渙然離異君所欲爲不復以命相相一切聽其君所爲矣其後尚書權益重領錄出宰相上魏初別置祕書仍典尚書所奏尋改中書劉放孫資傾動中外侍中給事黃門通掌門下最爲禁密則尚書更是外朝而中書門下乃天子之私人其後又有內尚書由外達尚轉尚入中所行可否皆自內決人主之職十

倍宰相已増者不可損已成者不可改也

六卿天官事最繁而公孤職任甚簡故學者多云冢宰即宰相或云公孤兼行非也冢宰乃有司之長職治其事以佐上者有司明其道以弼上者宰相

皇甫謐能道自分界中言語非耀文華者所能至

銷兵本欲休息百姓而學者尤其弛備然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裨冕搢笏明堂耕藉此成周銷兵節次也則銷兵未必非覩其君思治進德何如耳不然後世忘戰者豈少邪

李勣言經史道德如采菽中原勤之者則功多此語當記然所謂勤者非漁獵搜取課勞計獲而後能也

晉有正始微言勝會韻士至于江左雖安民之道不足而扶世

之志未衰學者未宜略也

伊尹謂肇修人紀後世雖不足議此然周之諸侯大者秦楚小者魯衞傳世數十蓋其爲國何皆有本末更僕迭起而維持制服之具與之並行所以久而猶存不止富貴自身也李斯首破壞此事君臣俱得富貴然亦相隨而亡西漢雖皆李斯餘本但時作一二有所憑藉故享國㣲久此後無有知者諸葛亮以管樂自比恐未必能及其餘君臣上下自富貴娛樂一身之外更無他說以致國祚短促皆其自取

沈約敘祓除事約固非知經然近世學者以浴沂舞雩爲知道一大節目意料浮想遂爲師傳執虛承誤無與進德則其陋有甚于昔之傳註者

欲者性之煩濁氣之薰蒸雖生必有之而生之德猶火合煙桂懷藍故性明者欲簡嗜繁者氣昏文士中顏延之頗存義理西南夷訶羅陁阿羅單婆達師子天竺迦毗黎所通表文皆與佛書之行于中國者不異然則今釋氏諸書是其國俗之常文中國人不曉相崇尚以爲經耳微言妙義與夫鬼神之貫通誠無閒于夷夏然彼可以施之于我而我不得以革之于彼其淺深之不同雅俗之不合孟子所謂未聞變于夷者也

玄之陋非有益于道也然當時貴之預在此學者不爲凡流則是猶能以人守學後世以性命之學爲至貴而其人不足以守學百餘年閒覗玄愈下矣

張融自序言丈夫當删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言誠

太狂然人具一性性具一源求盡人職必以聖人爲師師聖人必知其所自得以見己之所當得者若隨世見聞轉相師習枝纏葉繞不能自脫錮人之才窒人之德者也

王褎取諸子以儒家道家釋氏雖爲教等差而義歸汲引自南北分裂學者以周孔與佛並行其言乖異不自知其可笑六家要指司馬父子之故意也使佛學已出于漢則太史公亦更增入一家譬若區種草木不知天地正性竟復何在然則如韓愈知識乃是數百年而一有豪傑之士何其難也

中國之學自不當變于夷既變而從之而又以其道貶之顛倒流轉不復自知

祖望謹案此蓋指當時之染于禪而又排之者

徐遵明指其心謂眞師正在于此古者師無誤師即心也心即師也非師無心非心無師以左氏考之周衰設學而教者師已有誤故其義理漸差及至後世積衆師之誤以成一家之學學者惟師之信而心不復求遵明此語殆千載所未發雖然師誤猶可改心誤不可爲此旣遵明所不及而以心爲陷穽者方滔滔矣

高洋敬禮陸法和蓋畏冥禍予嘗論世人舍仁義忠信常道而趨于神怪必謂亡可爲存敗可爲成然神怪終坐視成敗存亡而不能加一毫知巧于其閒而亡果能存敗果能成必仁義忠信常道而後可蓋人力之所能爲決非神怪之所能知而天數所不可免又非神怪所能豫也

士不先定其所存正使探極原本追配雅頌只是馳騁于末流無益

三代既衰佐命之才不世出惟管仲樂毅蕭何諸葛亮王猛蘇綽亮地勢不足自立猛無堅凝之功而綽由晉以後南北判離棄華從戎至是自北而南變夷為夏使孔子復出微管之歎不付餘人矣六條平實無華自董仲舒蕭望之劉向崔寔王符仲長統之流皆論治道而無一言之幾然則如綽者亦未易也

樂遜陳時宜五條其言有非俗儒所能道者宇文父子雖大要不過彊兵亦其國是所定立論常向上一著故遜輩能言之

候氣之術氣應有早晚灰飛有多少或初入月氣卽應或中下旬氣始應或灰飛出三五夜而盡或終一月纔飛少許夫氣之

必應灰之必飛陰陽之情天地之理當然也早晚多少差忒而不能盡齊者人道之厚薄時政之寬猛使之也古人所以貴于和陰陽合天地也脩文徒出旁議而不知身爲人道之主牛宏志在規諷而未極理事之精彼技術者焉能測之叩之愈急其說愈謬

天地陰陽之密理最患于以空言窺測

昔之言月者謂其形圓其質清日光照之則見其明日光所不照則謂之魄後人相承遂謂月無光因日有光月果無光安能與日並明萬物無不因日而成色惟月星不然近日則光奪爲日所臨則奄而不明數術之士昧理而迷源遂至乖異

自戰國秦漢已言天子氣唐虞三代言其德不言其氣有氣而

無德將爲不祥以禍天下而何逃焉

隋天文五行志五代事皆具實誌陶宏景號達者陸法和已下矣然皆驗予謂人主自修不至遂以形跡象數之末竟墮術士之口若聖人御世彼惡得而議之

出唐及今皆本隋律隋本于齊子產鑄刑書叔向非之曰吾以救世信矣然自秦漢以後稍號平時者法無不寬其君之薄德者無不苛則叔向所云不爲刑辟固非高遠不切之論也世道之衰雖緣人材日下然其病根正以做下樣子不敢回轉如子產者是也

河出圖洛出書孔子之前已有此論而其後遂有讖緯之說起于畏天而成于誣天學者之陋一至于此故隋文雖焚讖而妄

稱祥瑞又甚于讖

立言非專為文言之支流派別散而為文則言已亡言亡而大義息矣歐陽公乃通以後世文字為言而以立言為不如有德之默不知文之不可以為言也

祖望謹案此說與溫公語異而同

為國不患無材若人主失道自致亡滅材雖多不能救

儒林稱南北所治章句或得英華或窮枝葉此甚不然英華即枝葉也使其是則溯枝葉即可以得本根矣

知道然後知言知言則無章句近世雖無章句之陋其所以為患者不知道又不知言與昔日章句無異也

唐高祖隋甥也位遇不卑隋之罪雖足以亡而自高祖父子分

義言之只謂之反今乃美其名曰義兵唐人義之可也後世亦從而義之可乎范氏謂太宗有濟世之志撥亂之才獨創業不正無以示後夫濟世撥亂必不志于利今朝爲匹夫暮爲帝王利之而已

高祖受禪不受九錫范氏謂其雖不能如三代而優于魏晉此亦後世大議論也夫天命不可知必視其德天下雖共起而亡隋高祖敢自謂其德可代隋乎隋得罪于天下不得罪于李氏羣盜可以取隋高祖父子不可以取隋尊煬立代君臣再定矣

高祖明奪而不慚是又在魏晉下

堯舜三代之統既絕不得不推漢唐然其德固難論而功亦未易言也湯武不忍桀紂之亂起而滅之猶以不免用兵有慚德

謂之功則可矣光武宗室子志復舊物猶是一理漢高祖唐太宗與羣盜爭攘競殺勝者得之皆爲己富貴何嘗有志于民以人命相乘除而我收其利猶可以爲功乎今但當論其得志後不至于淫荒暴虐可與爲百姓之主刑賞足矣若便說向湯武大義一差無所準程萬世之大患也

長孫無忌褚遂良輔導無法方武氏從感業寺再入不能引禮廷諍以絕其萌至于奪嫡然後言其託體先帝將何及也

李德裕論韋宏景事尤不近理重令自非管子本說其言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不從令者死令之嚴如此然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又卻不以爲證據若不順民心遽從而殺之可乎制置職業雖曰人主之柄非人所得干議然須制置得是

若悖于道乖于事而禁人不議豈不危亡德裕以宰相之才自許後人亦以其自許者許之夫宰相者秉德以服人明義以率下若恣其偏私自作胸臆又可許乎

忠知者必世而不足姦昏者一日而有餘世之賢者不自量而欲以歲月售功其君與一時之人亦皆以歲月責之所以有謗而無名事不集而弊常在也士誠知此惟不求用爲庶幾耳

宰相世系言唐臣以門族相高案孟子稱故國世臣人材之用必常與其國其民之命相關治亂興亡所從出故叔向以欒郤降在阜隸憂公室之卑若夫志不必慮國行不必及民但自修飾進取爲門戶計如漢韋平之流此叔孫豹所謂世祿非不朽也俛而就下遂爲李德裕秖懟臺閣儀範班行準則而已

孔子繫易辭不及數惟大傳稱大衍之數其下文有五行生成之數五行之物徧滿天下觸之卽應求之卽得而謂其生成之數必有次第蓋歷家立其所起以象天地之行不得不然大傳以易之分揲象之蓋易亦有起法也大傳本以易象歷而一行反以爲歷本于易夫論易及數非孔氏本旨而謂歷由易起攝道以從數執數以害道最當先論

道家澹泊主于治人其說以要省勝支離漢初嘗用之雖化中國爲夷末至于亡也浮屠本以壞滅爲旨行其道必亡雖亡不悔蓋本說然也梁武不曉用之當身而失唐憲懿又出其下直謂崇事可增福利悲哉

訶陵國治太子與商鞅事同古人勤心苦力爲民除患致利遷

之善而遠其罪所以成民也堯舜文武所爲治也苟操一致而已又何難焉故申商之術命堯禹曰桎梏至秦旣已大敗而後世更爲霸王雜用之說哀哉

議論定而利害明要自士大夫之心術始

孔子講道無內外學則內外交相明荀子言學數有終義則須臾不可離全是于陋儒專門上立見識又隆禮而貶詩書此最爲入道之害楊雄言學行之上言之次教人又其次亦是與專門者校淺深耳古人固無以教人爲下者雄習見後世陋儒專門眞知所以學而徒守其師傳之妄以教人以爲能勝此而兼行者則上矣近世又偏墮太甚謂獨自內出不由外入往往以爲一念之功聖賢可招而致不知此心之根荄未可遽以嘉禾

自名也

荀卿所言諸子苟操無類之說其是非不足計乃列攻羣辯至于子思孟軻幷遭詆斥謬戾甚矣又好言子弓與仲尼並稱安有與仲尼齊聖獨爲荀卿所私而他書無見者非妄則姑假立名字以自況耳

謂無便嬖左右足信者之謂闇案穆王命太僕左右侍御僕從無以便嬖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嬖者不吉吉者不嬖也

彊本而節用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貳天不能禍夫古人備是三者矣其不貧不病不禍則曰是天也非我也今偃然曰是我也非天也奉天者聖人之事今曰我自致之是以人滅天也

全其天功則天地官而萬物役又曰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古聖人曰則天曰順帝之則未嘗敢曰吾能官使天地物畜而制之也

孟子言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而荀卿謂天子如天帝如大神蓋與秦皇自稱曰朕意同

禮者養也芻豢五味以養口等語則禮者欲而已矣

古之聖賢無獨指心者舜言人心道心不止于治心孟子始有盡心知性心官賤耳目之說蓋辯士索隱之流多論心而孟荀爲甚

孔子未嘗以辭明道內之所安則爲仁外之所明則爲學學即六經也至于內外不得異稱者于道其庶幾矣子思之流始以

辭明道辭之所之道亦之焉非其辭也則道不可以明中庸未必尊子思作其徒所共言也孟子不止于辭而辯勝矣荀卿本起稷下所言皆欲挫辯士之鋒怒目裂眥極口切齒先王大道至此散薄無復淳完或者反謂其才高力邁易于有行學者苟知辭辯之未足以盡道而能推見孔氏之學以上接賢聖之統散可復完薄可復淳矣不然斷港絕潢爭于波靡于道何有哉

兵農已分法久而壞齊民雲布孰可徵發以畏動之意求願從之名雖至百萬無不用募且井田邱乘所以人人爲兵者天子不過千里諸侯不過百里其勢無獨免也若以天下奉一君而人人不免爲兵不復任養兵之責則聖人固所不爲若以天下奉一君而養兵至于百萬獨任其責而不能供則庸人知其不

可今自守其州縣者兵須地著給田力耕是一說千里之內番上宿衛已有諸御前兵不可輕改因其地分募樂耕者以漸歸本是一說邊關捍禦盡須耕作人自爲戰是一說三說參用由募還農大費既省守可以固戰可以克不必慨慕府兵屯田徒空談而忘實用矣

竭天下以養兵此受病本根所以末世之橫斂有加不已

立節而不辨義下者爲利高者爲名而世道愈降矣

崔蠡疏論國忌日設僧齋百官行香事無經據詔以近代皈依釋老有異皇王之術習俗因循並宜停罷此開成四年也唐世禮文不爲知禮者所許然如此等事猶能釐正不若後世定著不刊以爲臣子恭順報效之節無踰于此也

授田之制蕩盡柰何猶用授田時法稅之後世謂楊炎兩稅變古全不究始末

桑宏羊輿劉晏無異所可恕者晏以用兵故興利不得已耳史家無識妄立論

孔父仇牧死晏嬰不死以恕楊雄則非矣

以位當卦以卦當日出于漢人若夫節候晷刻推其五行所寄而吉凶禍福死生至玄而益詳蓋曆工小人所教以避就趨舍者楊雄爲孔氏之學將經緯大道柰何俛首效之

十翼非孔子一人之書司馬遷不能辨而劉向父子與雄尤篤信之

漢人皆由賦入楊雄方知以上更有事故謂孔氏之門用賦則

賈誼升堂司馬相如入室如其不用何乃雄回轉關捩處所以于道有功

祖望謹案董仲舒劉向亦不由賦入

雄所謂遜言爲太玄發也以言爲學孔子沒後事

君子避礙則通諸理不知何所指人有礙而我通之未嘗自礙而又自通也

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以其言毛嬙西施吳王推之當是春秋末年山林處士妄意窺測借以自名而後世信之爲申韓之先驅鞅斯之初覺

秦漢時孔孟之論未行學士以管子之書爲教視六經無有也

賈誼短世晁錯被死是書不極其用

詔令罪死之論處士無故創奇語後人遂倚爲口實古人之于命令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夫上之所欲未必是逆而行之不可也民之所欲未必是順而行之不可也理必有行而行之先之以開其所知後之以熟其所得申重諄悉終于無不知斯行矣命令之設所以爲民非爲君也焉有未能生之而已殺之者乎數術家闇于先王之大義私其國以自與以爲命令特爲我發而操制之術先焉始于欲尊君而甚至無所不用孔子贊易巽曰君子申命行事姤曰后施命誥四方皆非巽莫行又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又曰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是數術家以令爲令而孔子以不令爲

令也數術家以言而不違為與國而孔子以言而不違為亡國也不以易論語之言出令而皆欲以管子之言出令是刑名常為主而申商之禍無時可息也

赦者奔馬之委轡毋赦者痤睢之藥石又曰惠者多赦民之仇讎法者毋赦民之父母當時論不可赦如此豈如司馬遷所記喻朱公子之類或者君臣之間售私以長惡耶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而魯肆大眚無貶詞此有國舊典也處士發語偏陂遂與帝王之道離絕劉備謂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閒言治道未嘗及赦漢以後為此等見識不為無助

堂上遠于百里堂下遠于千里君門遠于萬里然矣古之聖賢所以昭明大德盪滌疑阻周官一書通達壅塞之理居半凡欲

去此患也如數術家猜慮積心忿忮形色左右前後無非弇蔽欺鉤鉅設而告密用翟情惴惴所以來讒賊而長作僞所以爲管子者在三匡二卷雜亂重複敘事頗與左氏不異而國語又刪除其雜複以就簡知此書之出在左氏後國語成在此書後

耳目者視聽之官也心而無與乎視聽之事則官得守其分夫心有欲者物過而目不見聲至而耳不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心術者無爲而制竅者也案孟子稱耳目之官心之官予論之已詳然則執心既甚形質塊然視聽廢而不行蓋辯士之言心也其爲心之害大矣洪範思曰睿睿作聖各守身之一職與視聽同謂之聖者以其經緯乎道德仁義之理流通于事

物變化之用蟜暢淪浹卷舒不窮而已惡有守獨失類超忽惝怳狂通妄解自矜鬼神也哉

桓公封杞邢事管子之語不如左氏所言予嘗謂左氏中管仲語已降古人數十等蓋不復見葛伯仇餉朕哉自亳有罪無罪惟我在之風矣然侯伯救災討罪所引文王之詩正合禮體亦未可遽引湯武責之今辯士之詞又降左氏數十等使人君任法爲道要始于管子其說以爲佚樂馳騁宮中之歡無所禁圉利身便形□養壽命垂拱而天下治而堯及黃帝皆然淺鄙無稽遂成戰國亡秦之禍

爲管氏書者變詐百出不窮其盛在于鹽鐵其用著于寶龜蓄泄廢居豪奪商賈至于決瀆洛之水沐路旁之樹傾魯梁之綈

搜荆楚之鹿戲詞誤論今不舉者衆矣獨鹽鐵爲後人所遵言其利者無不祖管仲使之蒙垢萬世案其書計食鹽之人月爲錢三十中歲之穀糶不十錢而月食穀四石是糶穀市鹽其費略不甚遠雖今之貴鹽不至若是左氏晏子言魚鹽蜃蛤弗加于海海之鹽蜃祈望守之是時衰微苛斂始有禁榷晏子憂之而齊卒以此亡然則豈管仲所行而齊所以霸乎孔子以小器卑管仲責其大者可也使其果猥瑣爲市人不爲之術孔子亦不暇責矣故管子之尤謬者無甚于輕重諸篇

左氏無孫武同時伍員宰嚭一一詮次乃獨不及武邪詳味孫子與管子六韜越語相出入春秋末戰國初山林處士所爲其言得用于吳者其徒夸大之說也

穰苴孫武皆辯士妄相標指無事實穰苴斬寵臣孫武戮愛姬所謂知兵者何用此天下有道征伐自上出而行陳部伍皆有定法以教天下天下無道匹夫賤人以意言兵行陳部伍無復常經其流及上而爲國者顧聽命焉豈小故邪

兵詭道也桀子罕言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誰能去兵兵者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今詭道二字于兵外立義遂爲千古不刊之說古人之言兵者盡廢矣禹湯文武之兵正道也非詭道也

孫子不學所知者詭而已

孫子盡用兵之害而于守與不戰持之最堅學者未之詳

祖望謹案此可以見水心非浪用兵者也

楊雄不喜孫吳而曰不有司馬法乎不知所指何司馬也

吳起較孫子卻近

祖望謹案水心又曰未知李靖何以謂吳不如孫

司馬法多不成語夏賞而不罰殷罰而不賞尤不成語

司馬遷謂司馬兵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即此法耶抑別有指也穰苴事子固言其非夫非知德者不足以知兵遷之所云閎廓深遠纔如此悲夫

六韜陰謫狹陋

龍韜以後四十三篇似爲孫子義疏其書言避殿乃戰國後事固當後于孫子其勵軍所言又本于吳起然莊周亦稱九徵則眞以爲太公所言豈足據哉

周官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衆也大均之禮恤衆也

大田之禮簡衆也大役之禮任衆也大封之禮合衆也所貴于禮者謂能有所別異而軍禮獨言同三略所云將禮不可謂不得古人之意晉侯登有莘之墟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不知當時所言禮指何事後世不言禮而言威故子玉治兵終朝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蔿賈以爲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其有能弔死哀喪同士卒甘苦則又以爲恩而不復言禮矣夫禮者將之本威者將之末恩者威之餘也

祖望謹案以恩爲威之餘尙未圓然大意甚佳

尉繚子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而孫子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視尉繚此論何其狹也

李靖謂陳法必黃帝所制太公構之管仲復修之諸葛亮八陳

卽握奇法此皆山林隱約夸望相承周官司馬蒐苗獮狩其陳卽戰陳當時上自王公下至卒伍皆知之楚之乘廣晉之毀車雖臨時或亂常制終不能變大法乃後世以爲奇術握奇遂爲祕文前人未嘗學周官自不足怪今之學者已學周官乃相與別畫陳法無休時可歎矣

自戰國以來能教其人而用之惟諸葛亮非驅市人之比所以其國不勞其兵不困雖敗而可戰夫敎者豈八陳六花之謂特其色別耳撫循安集上下相應使皆曉然旅泊不悲死亡不痛猶在其家室也然則孫子之術李靖與太宗所講正亮所棄也莊列諸書向前多少聰明豪傑之士向渠裔裏淹殺可憐可憐

文中子說經史前代儒者所未有理雖不背馳而模揣形似無卓特見識此爲大病至于房魏禮樂或信或疑要是淺者未足論也

古詩作者無不以一物立義物之所在道則在焉非知道者不能該物非知物者不能至道道雖廣大理備事足而終歸之于物不使散流此聖賢經世之業非習文辭者所能知也詩既亡後世存其體可也韓愈便謂古人未肯多讓或者不知量乎

梓材謹案謝山所補以下有四條移入廬陵學案一條移入百源學案三條

克己治己也成己也立己也己克而仁至言己之重也己不能克非禮害之也

梓材謹案以下有五條移入泰山學案一條移入伊川學案一條移入范呂諸儒一條移入華陽學案一條移入呂

范諸儒一條

古者賦祿制田其權在上貧賤富貴無大踰越而爲之等以維之故長者不傲幼者不侮而和親雍睦之教可行後世崛起自致貧賤富貴各極其欲榮悴異門交相爲病于是賢者謝宗以自遠不肖者挾長以行私蓋鬩鬩之不暇而安能善其俗哉夫宗者貴而賢者也富而義者也非是二者而擁虛器以臨之教令之所不行也故貴而賢富而義則上禮異之命爲其宗爵不必親而疏者可畀也田不必子而貧者可共也施舍賙惠族人依倚特爲宗主無犯義無干刑相趨于實而不惟其名之徇此今日立宗之要也

梓材謹案以下一條移入蜀學略

使知義理者常爲主司學者不得以悖理之文希合于一時雖因今之時文不改亦自足以得士不然雖累變其法而學者之趨向亦終不能一

王曾中第以爲平生之志不在溫飽歐陽修執政以爲惟不求而得與既得而不患失然于病其侵尋于官職矣而東萊呂氏嫌于此論太高自天下治體大變雖君子無策以振起之賢愚同軌邪正並轍苟免其身而復以其弊遺後人則雖不思得不患失而卒與庸衆同歸于溫飽者無異嗚呼此有志者之所當深思也 以上謝山補

祖望謹案論果太高然有益于學者

梓材謹案以下七條移入廬陵學案四條移入百源學案一條移入明道學案一條移入東萊學案一條

宗羲案黃溍言葉正則推鄭景望周恭叔以達于程氏若與
呂氏同所自出至其根柢六經折衷諸子凡所論述無一合
于呂氏其傳之久且不廢者直文而已學固勿與焉蓋過目
水心為文士以余論之水心異識超曠不假梯級謂洙泗所
講前世帝王之典籍賴以存開物成務之倫紀賴以著易彖
象夫子親筆也十翼則訛矣詩書義理所聚也中庸大學則
後矣曾子不在四科之目曰參也魯以孟子能嗣孔子未為
過也舍孔子而宗孟子則于本統離矣其意欲廢後儒之浮
論所言不無過高以言乎疵則有之若云其概無所聞則亦
墮于浮論矣

百家謹案習學記言存于今者序目而已丙說經共十四

卷易四卷書一卷詩一卷周禮儀禮合一卷禮記一卷春秋一卷左氏傳二卷國語一卷孟子一卷若記言原本不知若干卷惜乎不得見矣是書前有山陰孫之宏序葉氏門人

梓材案此條錄自朱氏經義考蓋係學案原本而竹垞錄之者竹垞嘗寓吾郡二老閣與鄭南溪稱後二老故得見學案原稾又案是書凡經十四卷諸子七卷史二十五卷文鑑四卷合爲五十卷名習學記言序目非別有全書也

雲濠謹案陳直齋書錄解題謂習學記言五十卷大抵務爲新奇無所蹈襲其文刻削精工而義理未得爲純明正大然如黎洲及謝山所錄又何嘗不純明正大邪

宋元學案卷五十四終